

西安碑林全集

第一
碑
刻
卷

石臺孝經

額題『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』，又名『唐玄宗注孝經碑』、『唐明皇八分書孝經』、『唐石臺孝經』、『唐明皇注孝經』。唐天寶四年（七四五）。李隆基製序并注及書，李亨篆額。碑額方形，碑身由四塊青石合為方柱體，置於三層方形石臺之上。碑通高六百二十厘米，共四面，每面寬一百三十二厘米。碑身前三面每面十八行，加末面前七行，滿行五十五字，注為小字雙行，文注均為隸書。額題十六字，四行，行四字，篆書。碑末面後半部分上下兩層，上層右半為表文，李齊古撰，九行，楷書；左半為玄宗親筆批答，三行，行書。下層為題名四列，楷書。題名最末有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）張墳、錢坫，乾隆五十二年（一七八七）馮敏昌、馮敏暉等明清兩代題記共五則。碑額上浮雕卷雲瑞獸，石臺四周綫刻纏枝牡丹、蔓草及瑞獸等圖案，稍有漫漶。此碑光瑩如漆，保存完好。原立於長安國子監中，唐末移置於尚書省西隅，宋元祐時入藏西安碑林。

《孝經》是孔子學生曾參與孔子問答之辭，講孝悌之道，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。西漢中期《古文孝經》出於孔子舊宅，劉歆請求將之立於學宮，引起了今古文之爭。至唐初，《鄭玄注本》及劉炫《偽孔本》都流行於世，開元初玄宗下詔諸儒質定，兩種注本執行孰廢引起激烈爭論。為此開元十年（七二二）及天寶二年（七四二）玄宗曾兩次訓注《孝經》。此碑即玄宗將注釋的《孝經》和序文親自書寫以刊佈天下。碑文中的《孝經序》講到《孝經》之重要及再次注釋《孝經》的原委，『夫子沒而微言絕，異端起而大義乖』，『近觀《孝經》舊注，躋駁尤甚』，『且以通經為義，義以必當為主，至當歸一，精義無二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。』至此長達幾百年的《孝經》今古文之爭告一段落，《鄭注本》和《偽孔本》由此而廢，嗣後之《孝經》均用玄宗之注。李齊古所上表文中，對玄宗親注之《孝經》，極盡頌揚之辭，其中還講到《石臺孝經》完工後，專門捶拓并分上下兩卷進獻玄宗。玄宗批答之辭即在閱罷

進獻之拓本後所題，對臣下之善職給予肯定。碑末面後半部下層之題名，共四十五人，當是參與刊刻『石臺孝經』的經辦諸臣。其中的李林甫、陳希烈、孫逖、席豫等人兩《唐書》皆有傳。製序并注及書者唐玄宗李隆基，史載性英斷多藝，善八分。兩《唐書》有傳。篆額者太子李亨，即後之唐肅宗，兩《唐書》有傳。上表者李齊古，拜銀青光祿大夫，任國子祭酒、少府監等，《新唐書·宗室世系表》有載。

此碑書法端莊典雅，雖肥厚妍麗，平直刻板，近乎『館閣』，但卻波磔分明，左舒右展，裝飾性強，給近將衰微之隸書注入新的氣息。明王世貞《弇州山人稿》評：『豐妍勻適，與《太山銘》同。行押亦雄俊可喜。』明趙崡《石墨鐫華》：『開元帝書法，與《太山銘》同潤色史惟則，老勁豐妍，如泉吐鳳，吞海爲鯨，非虛語也。』

此碑全文見《金石萃編》，著錄見《金石錄》、《石墨鐫華》、《關中金石記》、《天下金石志》、《寰宇訪碑錄》等。

(高 峡)

石臺孝經（一）

宗廟事故是神廟事也。子曰君子之于上也。道恩盡忠也。退思補過也。時順異算也。匡厥異惡也。故上天降福也。子曰君子之于下也。追思補過也。時順異算也。匡厥異惡也。故上天降福也。詩云心乎衷矣。遐不謂矣。中心藏之。何曰忘之。與觀章第十一。子曰孝子之喪觀也。喪不遇三。示尽有终也。此哀戚之情也。三曰而會。教臣無以死。傳主豈不誠性此聖人之政也。踰踰哭泣哀以送之。一其宅也。而安厝之。蓋蓋而哀戚之。為之宗廟以鬼享之。春秋祭祀以時遇之。生事寢。故死事寢。盛生亡之本。盡矣。元生之美備矣。孝子之事親終矣。

孝子德之本毅之奇由生也叔親自訖
注垂範將來名石臺畢功上一鄉之善職
既而進奉潔未周

孝經序

御

制衣

序

并

皇太子臣

亨奉

注

及

書

勅題

額

朕聞上古之事風

局部之二

朴略雖因心之

局部之三

孝己萌而不質故

局部之四

之禮猶謂及乎

仁義既有親與言

益
著
聖
人
知
孝

局部之七

之可从
教人也

局部之八

故
因
囂
立
教
奇

因親以孝麥全

局部之十